

水色八卦村

鲁晓敏(市直)

诸葛村像一幅水墨画,粉墙是宣纸,黛瓦是墨,池塘是砚,荷叶是飘过水墨画的一阵清风。

假如将乌镇、西塘比作羞答答的江南女子,那么诸葛村更像气质风韵的贵妇,穿宝蓝横襟小袄,袒露出温文尔雅的高贵。粉墙高耸,瓦屋倒映,水面鲦鲦,温润平和,诸葛村太精致了,倒让人想念简陋的村庄,就像粗茶淡饭,那才贴近生活。

黑白之间见方寸,山水之间见雅气。诸葛村坐落在八座小山的环抱中,八座小山形成外八卦。村庄按九宫八卦图布局,以钟池为中心,似太极阴阳鱼,房屋呈放射状排列,向外延伸出八条弄堂,将村落分割成八块,形成内八卦。村中街巷曲折,其深莫测,一转眼又是一道山墙。深巷之外就是熙熙攘攘的市井图,老屋排列有序、纵横交接,沿街排门像拉链,拉开,古村的繁华便一览无余,卖孔明锁、孔明扇、八卦镜,卖真假古董、年画、玩具,比比皆是。整个村庄布局变幻莫测,奥妙无穷。

假如说山是小村的骨,建筑是小村的眼睑,巷弄是小村的精气,那么水是小村的魂。诸葛村错落有致地散布在山谷中,层层密布,一幢幢徽派明清古建筑依山而建。从山脚到山顶,走着也不觉得累,只觉眼眩,从山顶悠转下来,一瞅眼,又是一口水塘。水塘落着白色的墙影,一堵堵高低起伏着,黑色的瓦紧紧地依偎着马头墙,为墙修饰着边幅,为画缀边。这些轻柔的水塘与硬朗的建筑形成了偎依的关系,生硬的线条在水的化解中变得朗润。妇女蹲在水边浆洗,红色塑料桶里装着衣物,水是绿的,池塘铺着成片的荷叶,匍匐着,一直伸展到女子的脚下。埠头的青石板上坑坑洼洼,凹处盛满了水,阳光下有些晃眼,像无数的小镜子,在粉墙黛瓦上反射出一团团光点。

楚地行记

王迅(市直)

庚子小雪,余同诸道友赴楚地采风。

入武汉,夜舟长江,水势浩淼,高楼比邻,浮光静影,黄鹤楼流光映水,长江大桥势如接天。宵夜吉庆街,地道的老武汉风味,人间烟火,对酒自在。走东湖,湖山映带,风景佳绝,得形势之胜。时有地方官员相叙:庚子新春,楚地大疫,众志成城,惊心动魄。大武汉,英雄的城市,英雄的人民,感人至深。

转道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襄阳、襄樊二城,峙汉水而立。访习家池,是一处古代私人园林,背倚岷山,前望汉水,楼馆台榭,岩岫缭绕,风物称美。拜米公祠,人称米襄阳。其书法风墙阵马,沉着痛快,为有宋一代之宗。

进深山,见古隆中,乃诸葛亮所居卧龙岗。四周群山环抱,松柏参天,溪水萦绕,石碑错落,无不款款有致。

母亲吃饭的样子

随风(莲都)

母亲吃饭的时候总是低着头,眼睛只看着碗里的,很少夹菜,没有声音,也很少说话,很专心地吃饭,饭菜吃得光光的,不剩一丁点。小时候,母亲也是这样教我们的:吃饭的时候要端着碗,饭碗要端牢;只夹面前的菜,筷子不要到处乱捣;等大人上桌了小孩子才可以上桌;吃饭时不要多说话,不要发出“哗唧”等不雅声;碗里的饭菜必须吃完,不能剩……母亲不会念“锄禾日当午,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”,但会用最原始的教育方式,比如适当的惩罚。

母亲出生在一个大户人家,每天几十口人吃饭都是算计着过日子的,饭是大人盛的,菜是大人夹的,给多少吃多少,决不允许有人浪费。在母亲的严厉要求下,我们姐妹小时候都是按母亲的规矩吃饭行事的,所以在别人眼里,是有教养的乡下人。后来,我们各自成了家。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,我们渐渐放松了要求,烧饭的时候大手大脚,买得多,烧得多,饭菜吃不了就倒掉了。母亲每次看到,连说太可惜,不让倒,说下一餐给她吃,还嘱咐下一餐要少烧点。

在村口的方塘边,寻到一处茶馆,坐下,喝喝茶。从尖嘴铜茶壶中洒出的是茶香,荡在蓝花碗里,转了几圈,茶叶碧绿碧绿地打转,香气摊开来。我端起碗,吹皱茶水,吸吸气,轻轻呷一小口,心情灿烂片刻,也便寻到了诸葛气韵了。不枉此行。我突然想,我是矫情了,但在诸葛村留一份矫情又何妨?游人来寻找什么?他们带不走一砖一瓦,留一份好心情,多好!

乌镇、西塘、南浔、塘栖、安昌、嵒滩、大港头、堰头、诸葛八卦村……浙江水乡,水可以浓缩成梢公的一曲唱腔,浓缩成乡人一声温暖的问候,浓缩成一杯清茶,浓缩成一把油纸伞、一片波光、一团月影。浙江水乡,水和文化是呼应的,应该从唐诗宋词之间漫溢而出,仿佛从鲁迅、茅盾、郁达夫、柳亚子的笔端轻巧流淌。当我们凝视水的时候,在眉目传情之间,水已经挂上了眼角,蹿上了眉梢,满目水光潋滟。这样的水乡,在水流的扭动中呈现出虚幻的一面,是一幅写意风情画作,作者是一条条涌动的水脉。

时光在水乡中是另外一条涌动的河流。在这里,水是涌动的时间,水流和时间是平行的,时间是无形的,水流是有形的,有形和无形之间,组成了水乡的岁月。在水乡的时光可以用漫长来修饰,哪怕你只呆上一天,有时候会觉得在你生命中停留许久。那些城市中缺乏的物种、生命和事物一一浮现,那些曾经的往事如同电影一般历历在目。历史、现实,甚至将来,在这里呈现出停滞状态,自然和生命在这里蓬勃显现。水乡是我们的故乡,哪怕我们离开水乡再远,只要一想起这个词汇,就觉得自己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它,游子的精神上早就皈依了。

北上老河口,在汉水东岸,地当入陕之冲。探第五战区李宗仁长官司令部旧址,遥想抗战烽烟岁月,风云际会,英雄国色。

再至武当山,五里一庵十里宫,丹墙翠瓦望玲珑。宏伟的道教建筑群,殿宇楼堂覆没在庚子初冬第一场大雪茫茫天地间,诸道友皆呼好运,好运,莫不欢天喜地。即转转运殿,纳武当之灵气;登金顶,一天柱峰。金殿铜铸鎏金,重檐迭脊,翼角飞举,看“众峰朝拜”;下太子坡,踏一里四道门,走九曲黄河墙,观一柱十二梁。人曰:“亘古无双胜境,天下第一仙山。”

楚地行,极目楚山汉水,谓行之乐;楚地归来,得意唐诗宋帖,创作手卷《楚山横地出,汉水接天回》,文墨相发,是行乐之乐;人生在世,民族复兴,国家富强,百姓安康,当及时之乐。嘻,知谁与乐?

父亲去世后,母亲的年纪大了,大多时间和子女一起住。母亲还是和过去一样,低着头自顾自吃饭,很少夹菜。有时候和母亲开玩笑,说她像是童养媳,吃饭也这么小心。看她不夹菜,我们就老是往她碗里夹。有一次我们又给母亲碗里夹了很多菜,母亲生气了,说:“我能吃多少自己知道,那么多放碗里,吃不完倒掉多可惜,你们忘了饿肚子的日子,你们忘了下地耕种的辛苦,你们忘了赚钱的不容易,倒掉的都可以够几个人吃,这些也是要花钱买的啊!”好一顿数落。开始心里有点委屈,因为现在生活条件好了,想让辛苦一辈子的母亲多吃点,吃好点。但母亲对现在的生活很知足,吃饭时说的最多的就是:“现在生活真是好,吃得好,每天不是肉就是鱼。穿得好,经常有新衣服穿,不像过去一年难得有件新衣服。口袋里随时都拿得出现金,想买点什么不用愁。过去做梦都梦不到。”我们有时觉得母亲没见过世面,还生活在过去的时代里,其实是我们自己褪去了原有的本色。

虽然母亲已经离开我们快一年了,但母亲吃饭的样子已经深深印刻在我们的心里。

丹枫树下

一玫瑰

叶亦竹(松阳)

丹枫树下,土墙青瓦,就是我老家的模样。我家隔壁有个女孩,叫君,温文尔雅,淑女窈窕,宜诗宜画。我和君时常见面,每当她迎面走来,我总会多看一眼。

我读高中时,她读初中。她班与我班的教室之间,隔着宽宽的操场。每当下课,我在操场的这边,她在操场的那边,我总能远远看到她。她,总是那么娴静。我眺望她时,不知她是否看到了我。

很快,我参加高考。初次赶考失利。高考结束,我回家躲进小楼,把大木桶翻过来,擦掉桶底的尘土,圆圆的桶底便成了我的书桌,找个小木墩,就是课凳。我关起房门,成了复读宅男。

课桌课凳有了,电灯经常不亮。我找一个空的墨水瓶,装进煤油,在瓶盖上打一小孔,接着弄一段细竹管,用土制的草纸搓一根灯芯穿入竹管,再把竹管插进瓶盖的小孔,灯芯一头浸入煤油,一头朝上,煤油渗透整根灯芯。天黑了,用火柴一点,刹那间煤油灯上闪烁黄豆似的火焰,从此夜读不再难。

复读的日子很寂寞,寒窗的滋味自己懂。闲坐小窗读《周易》,不知春去已多时。酷夏火热,君会带来一丝丝清凉。寒冬刺骨,君又来了,送来一缕缕情趣。她一段时间没来,我就莫名地惆怅,茶饭不香。有时我正想她时,她就会像仙女一样出现在眼前。

相见亦无事,不来忽思君。

当年高考,好像千军万马挤独木桥,前途迷迷茫茫,想放弃却彷徨。就在这人生十字路口,君送来一朵玫瑰花,她说:花送给你,祝你高考成功!”我接过玫瑰花,刹那间,满满的幸福让我沉醉。还没来得及道谢,她嫣然一笑,转身咚咚咚跑下楼去,留下了一串刻骨铭心的脚步声。

手中有玫瑰,心里甜滋滋,赶紧又找了一个墨水瓶,把瓶子洗刷得干干净净,盛入清水,插上玫瑰花,往“书桌”上一放,美呀!我发现那沾满油污的煤油灯与玫瑰花很不协调,连忙把煤油灯擦得透亮。煤油灯体面了,又发现地面不干净,于是把地面打扫干净,把屋子收拾得一尘不染……陋室换新颜,我信心倍增,意气风发。那粗糙的大木桶,也仿佛笼罩上玫瑰色的光环。

怀着心中的玫瑰,带着对君的遐想,迎着初升的太阳,冲着天边的那一抹彩虹,我又一次赶赴县城,踏入考场。

考入警校,毕业、工作、立业、成家,一路走来,风也温柔,雨也清新。转眼间,沧海桑田三十多年。其间,我与君有过书信来往。我偶尔回故乡,君又不在家。后来,我再给君写信,君的回信慢慢变少,渐渐杳无音信。一个偶然,失联的君在微信上出现,勾起我对少年的美好回忆。她嫁到远方,过得也不错。

曾经陪我夜战的墨水瓶,再也找不到了。当年赠我玫瑰的事,君也许早已释怀。

凡尔赛的玫瑰太炫,保加利亚的玫瑰路远,几多浪漫与我何干?唯独君献给我的那朵玫瑰,使我在十字路口不再彷徨,一百年也不枯萎。生活里,一朵花,一个笑容,一句鼓励的话,足以令人忘记寒暑。